

七彩斑斓重阳节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重阳节,早七点和单位里的退休人员一起出发。

神屋离平顶山不远,我却没去过。它从宋代到明、清,再到如今,因为钧瓷红了长长的岁月,却与我连一个脚印的关系也没有!

千百年不灭的窑火,出窑万彩的瓷器,被国家、世家珍藏,作为器具,为万众存粮盛饭煮茶,乘车船沿丝路走向万邦,那是匠人们流动不息的生命气息,附着了多少故事、情事与传说。想象中的神屋,瓷窑排开,烟火蒸腾,制瓷人一脸泥火色,一条长街,两边货品,琳琅着年代久远的日月光,清冷冷地神秘……

走进才知道,那是一个拥有三条街、十多万人的所在。

有史料记载,神屋古镇始建于宋代,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。古人留有“进入神屋山,七里长街观。七十二窑座,烟火遮边天。客商遍地走,日进斗金钱。”的赞誉。

走在古街上,只见一些店面依然是旧漆斑驳的木板门。屋墙上的砖也老石也老。铺在街道上的石块凸凹不平,被年岁和脚步打磨得光溜溜。窄窄的小巷望进去,旧房老宅,垂檐小窗,尽是深深叠起时光。

老街上那座伯灵翁庙,俗称“大庙”,又叫窑神庙。始建于宋,毁于战火,明弘治八年(1496年)重建,清康熙年间又重修。庙中敬着三位神灵:一是

孙伯灵——战国时期烧过炭的孙臧,是为窑神;第二位是舜帝,相传他曾“陶河于滨”,是为司土之神;第三位则是传说中跳进窑火祭窑的民女,是为“金火圣母”。同处一院,还有一座带钟鼓楼的关爷庙。两座庙都有戏楼,“顷时间千秋世事,平方地五湖四海。”这是说戏也是说红尘人世。

新建的仿古商街更气派,看上去可以乱真。人在石铺的街道上走,会忍不住抬头打量二楼一扇扇支起的木窗,怕有潘金莲冷不丁地扔个木棍下来。说是商街,却静悄悄没有叫卖声,无论商铺还是地摊,主人无不自信满满,原来他们守着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抢手货。

中间那条街,花木闲闲,连游人都变得脚步轻轻息了声。深宅老院旧建筑,窄巷深深,也不知多少年了。

匆匆走过,我有点舍不得这个被称为瓷都的小镇了。

想象中,闭上眼,伸手一拉,三道街,三轴画卷,丁当当、滴冷冷,只管卷起来私藏,等到夜深人静时,再打开细细品鉴……

天门寨的红叶

出神屋镇,汽车在山路上盘旋,绕山起落升降,S型不算弯儿,U型还贴着悬崖的才叫险。人在车上被甩来甩去,就像进了儿童游乐场。

终于看见红叶了,路边一树

一树红得滴水儿,远远的山脊被红叶覆盖,衬着高远的蓝天,越发灵动有仙气。那成片挂在半山腰、汪在山坳里的,如同大师泼墨,是另一番让人惊呼的景象。

我们的目的地是汝州天门寨,还隔着两座坡头的时候,大山左拥右挤,甩下一道涧谷,艳红的黄栌与碧清的涧水相映,阳光清澈在风中,风吹起人的鬓发,看得见说不出的清朗明媚。

山路起伏,层岭跌宕,我忍不住又把那望中的叶红水碧盘绕腕间,闭上眼收入囊中,好大的欢喜。裸岩崖,石板沟,飞扬的藤萝,大大小小的水潭,看上去似曾相识。这是紫云河的上源吗?

2006年12月20日,我与汝州市水利局的赵主任和焦村乡的郭万伟副乡长,一同踏访紫云河。“驱车至峡谷口。有小型水库,蓄水138平方公里。四周岭峦起伏,倒影比真山更好看。水库原名荒草寺,后来更名紫云湖。坝左有影屏山,山石奇特,状若雄狮,夕阳映射,石洞亮若兽眼……”

变成文字的记忆,又让那天那日的山水人烟,历历在眼前:

几个人溯

流而上,过

思念

◎张春亚(河南平顶山)

思念是一种幸福,同时也是一种深深的痛苦。

思念的人,必定是对你有着巨大的影响或深深羁绊的,想起便是满足,这种思念像营养液,是幸福的。

分别是明天的路,思念是生命的火。你思念的人不论是战友、同事、同学、兄弟,爱人或知己,纵使你们相距万水千山,或音讯全无,只要念着盼着那重逢的一天,就是幸福甜蜜的,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可能相见的机会渺茫,但有希望就有力量,想象重逢时的场景,或是一个拥抱,或是一个香吻,或是有说不完的话,或是突然无

言目光相对时一个心领神会的微笑。这种思念也许就是生活的一种动力源泉。

思念是永久的琴弦,时常会拨动你不平静的心灵。如果你思念的人已不在人世,那是一种痛苦,剜心撕肺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何时云中传佳讯。忽闻门外邮差声,惊悉雁翅折雪中。当一个人看不到希望的时候,那是多么的绝望,有太多的遗憾、无奈,这种遗憾无法靠努力或金钱弥补,更不能在岁月的流逝中消失,唯有独自回味过去时光,舔舐心中的伤。

珍惜当下吧,爱生活吧,不管你是贫穷或是富有,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。

人在树下

撑着床单接

枣,一竹竿下去,噼里

啪啦的落枣像下雨似的,有落到地上的,骨碌骨碌乱跑,人们跑着、笑着,捡起枣吃着……

打了枣,首先要蒸枣馍吃。把枣洗净,切片,搗到面里,蒸成枣馍,黄澄澄的玉米面点缀着红通通的枣片,香甜可口,味美无穷,感觉像过年一般。

然后挑选没磕碰着的好枣,在酒碗里蘸酒,腌枣。到过年时,打开酒枣坛,酒香扑鼻,鲜亮的大红枣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一样,脆生生、甜丝丝的,别有一番滋味。在那年月,冬天能吃到如此鲜果可是很难得的!过年时,给来拜年的小孩儿,招待客人,都是稀罕物。

摘下来的大部分枣摊晒在平房上或穿成串挂在房檐下,晾晒成干枣。晒枣最怕连阴雨,遇雨枣就浆。碰到连雨天,我妈就把枣洗净控水,然后腌成枣醋,大家都喜欢吃。

在卫辉老家,

枣的用处可多了。春

节、元宵节要蒸枣花馍;娶媳妇时,头天晚上扫婚床要撒枣,寓意“枣(早)生贵子”;闺女出嫁时要蒸大枣花糕,包着放柜里,名曰“枣(早)有粮”“枣(早)高升”;还要在喜被子四角和枕头里塞几个枣,到婆家,人们抢着掏喜枣吃,名曰“枣(早)沾喜气”……

那年秋天,我结婚离开家时,正是枣熟的时节,母亲挑选好的大红枣晾晒后缝到喜被角里。舞钢婆婆家没有这规矩,没人掏被角抢喜枣。第二天,我把喜枣掏出来分给家人吃,自己留两颗放在床头柜上,不舍得吃,每天看着那两颗大红枣,就像又见到了家里的亲人……

无论啥时候,不管我身在何处,家乡的红枣树,都在我心中花香如故。



家乡的红枣树

◎张慧琴(河南舞钢)

“家乡那棵红枣树,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,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,记着我曾走过的路……”

听着经典歌曲《红枣树》,美好的童年回忆又在我心中堆起。

那时,我们村家家都有枣树,院里院外,房前屋后,到处都是枣树,有长枣、零枣、金丝小枣等。我家有两棵长枣树,一棵在东墙根厨房旁边,一棵在西墙根羊圈旁边,顺着枣树爬上厨房房顶或羊窝棚上便可摘枣。

那年月贫穷,家里有啥吃啥,哪有闲钱买零食儿吃?每年结的枣就是大半年的零食儿,所以我们对家里的枣树格外爱惜。每年冬天上冻前,父亲在枣树根周围挖沟,给枣树上点儿土粪。腊八节熬好腊八粥,先喂枣树。端半碗粥,拿着斧头或菜刀在枣树根上砍三道小沟,用筷子抵腊八粥,虔诚地祈祷:腊八喂枣树,过年结得大嘟噜;腊八喂米饭,过年结得疙瘩蛋;砍一斧,结五石;砍一刀,结十挑。

开春解冻后,父亲给枣树松土,我们高兴地念叨:冰消了,雪化了,枣树枣树快发芽,春天到了天气好,快快开花结大枣。

春暖花开,杨柳青青,可枣树还是无动于衷,好像冬眠未醒似的,我们急得天天仰着头看,有时

甚至怀疑它们是不是还活着?盼啊盼,一直盼到春末夏初,枣树才绽发新绿,吐出串串小米粒似的黄绿枣花。淡淡的小枣花虽不起眼,却香味浓郁,整个小院花香四溢,引得邻居秋成爷家的蜜蜂嗡嗡嗡嗡成群飞来,欢快地绕着枣树飞舞。枣花蜜是蜂蜜中的上品,每年秋成奶奶都会给我家送来一瓶,让我妈润肺止咳治疗气管炎。给钱,她总是笑着说:有你家花粉酿的蜜,要啥钱?

枣花开了,枣花落了,小星星似的黄绿花朵落一地。眼看着从枯萎的枣花里露出来的小枣一天天长,从小米粒长成大米粒、绿豆粒、花生粒、鸽子蛋,由青绿色变得泛白、打圈儿、最后全身披上紫红袍。孩子们馋得等不到枣熟,从泛白就开始吃,爬到房顶上,坐在树杈上,在枣叶里寻找讨色的枣。发现一颗,忙摘下来送进嘴里,嘎嘣脆的一声响,那清甜香的滋味从嘴里到心里。

“七月十五枣红衫,八月十五枣落竿”,等到中秋节,那一串串珍珠玛瑙般的大枣红透,便是打枣晒枣的时候了。打枣最是热闹,谁家打枣,街坊邻居都去帮忙。小孩儿先爬上树,把够着的摘下来,够不着的,就晃树枝或用竹竿打,四个

